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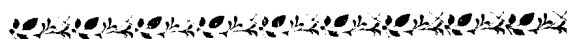
丰村 小说集

FENG CU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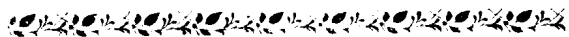
XI AOSHUO JI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

丰村小说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丰 村 小 说 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6 5/8印张 4 插页 164,000字 印数：1—19,300 1982年10月第1版
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31 定价：0.70 元



作者近影

目 录

1	爷 爷
29	区长的儿子
56	幸福的夫妻
71	一个军法官的经历
85	寂寞的小琳
116	旅行社的姑娘们
130	春天的故事
145	一个离婚案件
170	人为什么活着
206	后 记

爷 爷

一

俺爷爷，——那个五十八岁的老“夹榆头”，到底是参加俺的游击队来了。

“很好。”三天以后俺爷爷张着那黄土色带满了饭粑的胡子对我说。他一只手插在裤裆里搔着痒，两眼笑眯得象一块枯木板上的干裂缝。“以前我啥都没想到，哎，以前我啥都想偏了心眼。”

爬满了俺爷爷眉头的，象弯着身子僵死的蚯蚓似的皱纹，急忙地向上堆着，向眼角边打着结。

一颗干饭粒粘在俺爷爷的胡尖上，窥探，跳跃。

我不愿意听俺爷爷那家常话。我骄傲地向俺爷爷做了一个鬼脸，就慌张地跑开了。……

恰恰半年，俺爷爷就勇敢地战死了。

二

橙黄色的阳光，堆满了一院子。

天气一发暖，我的两只脚就钻心痒。我脚上的冻疮还没好。而且，俺的游击队又不断地打仗，自然，也是不断地行军。俺的

队长常说：“游击队要能打能跑，会打会跑。”俺的游击队也完全做到了。可是，我记得，我的鞋子老是磨擦着我的冻疮，常常把我的冻疮磨破。现在，春天回来了，那笑着一张胖脸女人似的太阳也站在我们的头顶上了，我的冻疮还是没有好。昨天，我的冻疮又破了一次。

我想，我的冻疮什么时候才会好呢？我的冻疮一好，我跑路不是更呱呱叫了吗？

我的脚痒透了。我坐在浴满阳光的屋根底下。

“一定坏事咧。”我一面脱着袜子，心里不高兴地说。“冻疮一定又粘住了袜子。”

我的左脚的鞋刚脱掉，那五个脚趾就象解放了的甲虫一样匆匆地从袜子前头爬了出来。我的袜子底又烂糟了一块。脚跟和前脚板都露出了脸，我的袜子眼看就没有了底。我真不敢脱掉那袜子，一脱掉不但冻疮会粘得没了皮，我的袜子底也要全掉下来了。我觉得我很作难了。我慢慢地从破口里扒进手去摸，三个冻疮咬着袜子。我的脚忽然痒得更钻心了。我咬着牙关，一用劲，把袜子脱了下来，我的心里觉得凉了一阵。

哈，在那一脚黑皱皮上，三个血嘴张着。

我真发呆了。当我不知怎么好的时候，队长喊我了：

“崔保庆……小鬼！”

“等一等，队长！”我慌慌张张。我狠狠地把我的冻疮看了几眼。“等我穿上袜子。”

我的左脚热刺刺的。我摇摆着身子，紧锁着眉头走进队长屋里去。

“你的冻疮又破了，小鬼？”队长摸着我的头顶说，大手掌压得我的帽舌头吞住了眉毛。“你不要老是摸它，它会好的。”

我翻起眼皮看看队长的脸。

“我的冻疮可真坏透啦。”我噘着嘴唇说。“我的冻疮老是没有

一个好的时候。”

“我要给你生个法，”队长的两道眼光落在我的脚上。“你不要管它。……现在你赶快通知各个分队，下午在关帝庙里开欢迎新战士大会。”

我没有给队长敬礼，就摇晃着我的身子跑出来了。

“同志们！”我站在院子里喊得很有劲。“朱队长有命令，下午在关帝庙开欢迎新战士大会。”

我用鼻子喘着气，又跑到另一个分队住的院子里去。

我跑到第五分队，迎头碰见了俺爹。俺爹正坐在那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擦他那支日本枪。俺爹不声不响地看了看我，又低下头去擦他那支新得好像昨天才造好的日本枪了。俺爹的工作好象很忙，很急迫呢。

“爹！”我几乎是在嗓眼里喊。我觉得我的嗓眼不得劲似的。“要开欢迎新战士大会啦，朱队长说下午在关帝庙开咧。”

俺爹好象很担心地对我说：

“你要对您爷爷说，叫您爷爷预备好，说不定要叫您爷爷演说咧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。“我一定……”

我没有说完，我就好象真看见俺爷爷在演说了。

“一准坏事，”我闷闷地想。“俺爷爷那个老庄稼头，一准不会演说得呱呱叫。”

我真担心。俺给爷爷想着演说，去通知另外的分队了。

随后我跑到新战士驻地那个大院子里去，十几个新战士都在闭着眼睛晒太阳，有的就响亮亮地打起呼噜来了。

“新同志们！”我骄傲地喊。我的一只手象演说一样，不知不觉挥了一下。“要开欢迎新战士大会欢迎你们啦！”

那些新战士忽然张开了眼睛，一张张干枯的、紫酱色的脸上，默默地裂开了几道缝，米黄的带着一层粘性的牙板从嘴里探出头

来。

“嘿嘿……”

他们好象不懂，害怕地、干涩地笑着，都没有说话。他们那张开的眼睛盯得我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。我的脸上忽然觉得不好受了。

“这些老庄稼人，”我不高兴地望着他们想。“他们还不愿意叫欢迎吗？”

我忽然发现俺爷爷没有在这人堆里，我的两只眼睛就匆忙地把大院子扫了一遍。

俺爷爷把一张脸横放在两只膝盖上，正在屋后那面墙角下打瞌睡哩。

“爷爷一定是纳闷哩！”我想。我很快摇晃着身子跑过去。

俺爷爷害怕似地猛力跳了起来，又傻傻地呆住了。

“啊，啊。……”

俺爷爷颤着嗓子笑着，发喘地说：

“哟，小保庆，你把爷爷吓坏了，嗨……”

俺爷爷抓住裤子搔了搔痒，那只手又慌张地插进脖子里去摸起来了。

“为啥害怕呢？”

“我当是朱官长。朱官长见了白天睡觉不打人吗？”

“朱队长不会打人，”我很在行地说。“朱队长也不准别人打人。游击队里不准打人咧。”

“呵呵。……”

俺爷爷那一张皱纹脸上重叠地堆满了笑纹，那一条一条蚯蚓一样的皱纹打起滚来了。

俺爷爷把摸着脖子的手小心地拿出来，紧紧地捏着的两个手指放在手心里，是两个象熟透的芝麻样的大虱子，俺爷爷又很快放到嘴里去。

“劈啪，噗！”

“你说朱官长也和咱庄稼人一样和气吗？小保庆？”

“是咧，”我说。我又点了点头。“下午就欢迎你咧。”

我看俺爷爷的那张骨头脸，好瘦呵。黄土色的胡子错乱地张伸着，额角上伸得很长的头发，象凝着一层冰冻一般闪着灰白色，眉毛站在骨棱棱高起来的眉骨上。枯木的眉头无数的皱纹挤压着。

俺爷爷那张骨头脸，忽然高兴地跳动起来，一条条的皱纹在爬着。两条眉毛用力向上推着眉头，眉头上的皱褶更挤压得厉害了。俺爷爷的脸完全被那默默的笑纹划开了。

“还欢迎咧？呵，欢迎咧，呵呵。……”

俺爷爷把两只手全插进裤腰里去搔痒了。他的眉头又慢慢地伸展着，用劲地扭歪了脖子，弯着腰。两只干燥得发黑的眼睛死望住我。

“欢……迎，小保庆！你说欢迎是做啥呢？”

“欢迎么，”我翻着眼皮想着。“真是老土，欢迎都不懂吗？”我心里说。可是，我也觉得不好说，我用袖头擦着眉头说：“开欢迎新战士大会欢迎、欢迎来打敌人的新战士。”

“呵，呵，”俺爷爷咳嗽一样地、高兴地笑着。“一欢迎就给枪杆子扛吗？”

“对啦！”我心里觉得很痛快地说。“一欢迎，就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了呢。一欢迎，新战士也就很高兴，很愿意地打日本鬼子了呢。”

“那好，”俺爷爷坚定地说，声音急促得发喘。“命里也该扛二年枪杆咧。……劈啪！……”

俺爷爷说着话，又嚼死了一个虱子。

“俺爷爷好起来啦，”我很自傲地想。我笑着又望了望俺爷爷的脸色，我觉得俺爷爷又可爱了。

“俺爷爷也能成一个打敌人的战士啦，”我想。我不觉握紧了拳头，我的胸脯也慢慢地挺直了。

在以前，俺爷爷可是死也不肯加入游击队的。俺爷爷常常瞪着他的干燥的眼睛，胡子气得打跳。那一只干枯的手抖动着，喘息着说：

“一个人活一辈子还不是为了个家吗？您说，庄稼人离开家可怎么活？活可有个啥活头？您说，嗨，……”

“不是说日本鬼子快到了吗？”俺爹那张脸阴沉得象要下雨的云彩，很生气地咬着旱烟袋说。“日本鬼子要来，咱就得先预备预备，怕的是等棍子打到头顶上，想躲也躲不开，就晚啦。”

“不要想那么多。日本人再弄种，能把庄稼人杀完吗？您说？他日本国里就没有庄稼人吗？庄稼人守在家里犯法吗？您说？不要胡想，大成！咱守本分过日子，说别的都是傻话。能把孩子养大，能把日子过旺一点就行，大成！不管他日本人来不来。”

这以后，恶劣的消息就天天飞开了：大名失守了，龙王庙失守了，茶壶嘴失守了，南乐县失守了，……

村庄吓得打颤，天气被恐怖变成了一张难看的脸。

“您不要躲躲吗？老实叔？”

“俺不躲，二恩普！”俺爷爷说。“日本鬼子想咱，咱躲哪去都不会躲开咧。”

“哎，”二恩普忧愁地说。“那也该叫大成嫂子跟小保庆躲躲啦，听说日本人对妇道人家可真不好咧。”

俺爷爷半笑不笑地摇摇头，摸了摸胡子。

“那可很少赶到咱穷人身上。”

韩张镇失守的消息忽然走到俺家里来了。

“爹！”俺爹把旱烟袋插进腰里，抖颤着嗓音说。他的脸色变得发青了。那张黑酱脸上挂出斑斑块块的白色来了。“咱待在家里

也不算上计，行事就该随街坊的路条走。”

“啥是上——上计？您说？”俺爷爷气得喘不过气来，伸张起来的黄土色的胡子又在抽跳了。“你光会说闲话，你不知道把咱那地契匣藏个好地方！”

“保庆他娘！”俺爷爷慌张地喘着气，大声地喊。“小保庆他娘！”

俺娘紧张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，没有听见。

“保庆他娘！”俺爷爷的眼睛忽然张圆起来，他的全身气得发抖了。“你光知道你自己的东西，你不把咱那驴套放到柴草堆里去，那叫日本鬼子拿走，明年春上，咱还有屁用？”

俺爷爷慌乱地在炕洞里摸着，嘴里还不断地怨恨地说着话：

“妇道人家心眼少，总是不知道啥东西要紧。……”

俺爷爷好不容易才从炕洞里拿出一包东西，他的脸色忽然觉得轻松了。俺爷爷慢慢地透了一口气，他抖动着两手解开那被烟灰熏染得发黑的布包，那是折叠的黄土色的草纸。俺爷爷小心地把那烟黄的草纸剥开，从那闪光的油纸里透出了红绿的颜色。俺爷爷默默地笑了笑。

“大成！”俺爷爷带着高兴的嗓子喊俺爹。“你把这票子放到屋檐缝里去！可不准动一指头，这是咱卖小驴的钱，明年春上咱得放着买驴用。”

“钱都带到腰里吧。”

“带腰里叫日本鬼子翻走吗？”俺爷爷的眼又张圆了，他的两颊的皱纹和胡子都急躁地跳动起来。“买不上小驴可得饿死！”

无边无际的旷野颤抖着，村庄颤抖着，人心颤抖着。……

夜，走来了，黑暗恐怖地堆满空间。

世界是死静的。

人心的弦紧绷着，卜卜地跳得发响。

冷冷的枪的叫啸，从紧张的人的心弦上划了过去。……

俺爷爷吓得只是发呆。张大他的眼睛凝滞地望望屋里各处，望望每一件东西，俺爹爹没有说出话来。

“从后墙走！”俺爹的声音发沙地、单纯地响着。“从后墙走！”

俺爷爷忽然哭着声音，颤抖着他的手，望望屋里说：

“东西能都带走吗？您说，东西能都带走吗？东西……”

“人走掉是万福！”俺爹说，“只要人无灾无难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置家业难，大成！”俺爷爷痛心得几乎要哭了。“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置了咱这穷家业，我吃不肯吃，穿不肯穿，弄下这个家能丢开吗？你不想想我的心……”

啪劈……

“听！”俺爹呆呆地、惊慌地说。在黑暗里，俺爹那副粗大的硬身影在挺立着。“待在家能保住产业吗？”

“总是好点，”俺爷爷固执地说。“哀求哀求总是好点。”

枪声与夜的交谈紧密起来。……

“躲走，”俺爹慌忙地叫。“一定躲躲……”

我和俺爹跳出了后墙，在没边没际的旷野里跑着，在被黑暗涂染得漆黑的旷野里跑着。我和俺爹跑到那宋家大坟上，俺们才敢歇住脚。

“您爷爷那老糊涂！”俺爹喘着气说。他的粗大的手掌卡住腰，立在坟头上向着村子看。“能拿人命玩吗？”

这一次，俺爷爷就被日本鬼子杀伤了，俺娘失掉了下落，——俺娘叫日本鬼子抢走了。

“日本鬼子这野性种！”俺爷爷握着拳头骂。“总得生法跟日本鬼子拚，总得报报这个仇。”

俺爷爷翻翻他那沉重的眼皮，颤抖着他的手说着：

“大成！这咱也算好！咱的东西还没有抛舍多少！你看别人家里房子烧成个啥样子？您说，咱还算好，大成……”

“人都抢跑啦！……”

“唉！”俺爷爷摇着头，两只眼睛掉在地下。“咱就遇巧咧，那几个孬种，咱算倒霉。……”

日子不安地过着，两个月混乱地过去了。俺爹紧紧地绷着他的酱色脸走进屋里来，他的旱烟袋硬挺挺地咬在嘴里，很坚实地站在俺爷爷面前。

“我要走啦。”

“上哪走？”俺爷爷用力地张着眼睛。“你上哪走？”

“干游击队去！”俺爹的声音急促地响，脸色绷得象铁板。

俺爷爷那眼睛从头到脚划着俺爹，他的脸色忽然变得象老瓜皮一样灰白。俺爷爷浑身打战了。

“你要当兵是不是？”俺爷爷用劲颤着他的嗓子。“你啥不想干，你想当兵！你想学坏蛋！你想跟枪火睡觉！……”

“打日本鬼子怎叫学坏蛋？”俺爹恼怒地说。“叫日本鬼子随便横行吗？叫日本鬼子无法无天闹翻世界？……”

“那你也不该当兵！”俺爷爷决断地说。他的手抖得很厉害，他的脸上的皱纹起着痉挛的抽跳。“不能叫你也去糟蹋庄稼人，不能叫你当坏蛋！”

“打日本鬼子怎么算糟蹋庄稼人？……”

俺爷爷恼恨地望了俺爹几眼，干燥的眼睛里，混黑的目光起着凝结。

“你说当兵还有好人吗？您说，你说南军，北军，日本鬼子兵，张宗昌的兵，还会有好人吗？哪个不糟蹋老百姓？哪个军队里有好种？您说，……”

“这是打日本鬼子！”俺爹不耐烦地跺着脚。

“日本人用不着你打！”俺爷爷用着浓重的鼻音说，眼睛用力地瞪出眼白来。“你能保住咱这穷家就行啦。……”

“日本鬼子不打走，我不要家！……”

“你，大成！……”俺爷爷气得一句话也说出来了。

“我把小保庆也带走！我这条命也不打算要啦。”

“你，大成！你疯……”俺爷爷身子打着抖颤，他那黄土色的胡子直跳。俺爷爷的手臂起着强烈的痉挛。他两只眼睛瞪得发着光亮，两注泪水默默地爬出来。……

可是，现在，俺爷爷也将成为一个抗日战士啦。我真想抓住俺爷爷的手，我想和俺爷爷行亲热的握手礼啦。

“爷爷！”我高兴地喊出来了。“在欢迎新战士大会上你还要演个好说哩。”

“演个啥？……呵，大成！你爹来啦，保庆……”

俺爹掂着他那支日本枪走过来，俺爹把那支枪紧抱在大腿上，俺爹的脸上挂满了高兴。——他的一张黑紫色的笑脸裂开了。

“大成，这是……”俺爷爷笑着，默默地伸过他的一只手。

“这是你得的那日本枪吗？”

俺爷爷慢慢地弯曲着他的身子，他的脚步不知不觉移动了几下。

“这是那支新日本枪？呵呵，这是……”

俺爹那酱色的脸暗暗地笑着，俺爹想说话。

“呵，大成！这是那日本枪？这……”

俺爷爷自语似地惊喜着。小心翼翼地摸住那枪身。……

朱队长讲演完结了。现在，朱队长把那挥动的大手拿到腰里停住了。朱队长的眼睛放射着宝石般暗蓝色的光，石头脸上象秋天的微细的波纹一样露着笑痕，说：

“请崔大爷，崔老伯……”

俺爷爷紧紧地靠着俺爹的身子，脖子死死地挺着。胡子嘴默

默地笑开，眼睛盯着朱队长不动。俺爷爷的嘴唇慢慢地动着，响着模糊的小声音：

“俺叫崔老实，俺叫老，——实，……”

朱队长跳下讲台，一直向俺爷爷走去的时候，俺爷爷紧紧地靠了一下俺爹的身子。两只眼睛慢慢地呆滞起来了。

“你要讲讲演，崔老伯，”朱队长笑着，揉擦着手掌说。“一定要讲个演。”

“呵呵，”俺爷爷傻傻地笑着。“哎，叫俺……”

俺爷爷不知不觉地、仓皇地望望俺爹的脸色。“你就说几句话去，”俺爹不好意思地说。“你去说两句话吧。”

“说啥话？”俺爷爷盯住俺爹的脸不动。“大成，您说，咱说啥话好呢？”

“说你为啥参加游击队。”俺爹烦烦地微红起脸来了。

“呵呵，朱官长，我可说、说不成啥好话咧。嘿……”

“欢迎崔老伯讲演！”一支洪大的声音爆响了。

“哎，这是？”俺爷爷那兴奋得凝滞的目光划着那一堆一堆古铜色的人脸。“这是？……”

朱队长扶着俺爷爷的手臂慢慢走上台去，俺爷爷慌忙得两手无聊起来。象哭一样的声音一直在笑着。

俺爷爷弯腰向大家作了一个揖，马上，又摆动着两手，摇着膀尖又行了个鞠躬礼。

俺爷爷揉擦了一下眼睛，脸肉突然跳动起来了。

“俺为啥加入游击队？俺不加入游击队真是没法过日子哩。您说，俺的屋子叫日本鬼子给俺烧啦，日本鬼子一烧俺的屋子俺就设法过啦！您说，俺来年没有法种地啦，俺连种地的家伙都叫日本鬼子烧啦，俺不加入游击队，俺也是过不成。您说，俺在以前……”

俺爷爷的演说突然停止了，俺爷爷用力望着俺爹的脸色。俺

爷爷的眼睛好象在向俺爹使眼色。

“俺以前，俺以前叫日本鬼子杀过一刀！”俺爷爷说着，一只手解着他的纽扣，扯住衣领，把他的黑瘦得发干的膀尖露出来。俺爷爷那露出来的干黑的膀尖吃劲地向上挺出着。

“您看，看这刀疤痕！看这刀印！您说，俺……”

几百个铁色脸上的眼睛向前伸着，目光集中了。……

三

黄管理主任是一个胖得很好看的女同志，成天红着她的两腮笑。两个酒窝陷得很深。

黄管理主任走路象个小孩子一样跳着脚步，小声小气地在嗓眼里唱着歌。她好象每天都很高兴。

黄管理主任唱着从队长屋里跳出来，她的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。

“小鬼！”她唱歌似地喊我。“咱们去看看你爷爷去吧。”

“好，”我说，“你等一等，一起走。”

我抱着黄主任的胳膊，我和她一样地小声唱着歌走到新战士那个大院子里去。

俺爷爷正低着头坐在屋子里，他把两腿围住他的大包袱，检看他的东西。

“黄主任来喽！”我在门外说。“黄主任来看你。”

我爷爷惊恐地猛力地扭转头来，他忽然慌乱起来了。俺爷爷的两手赶紧包着那包袱。俺爷爷红着脸，干笑着，就一屁股坐在那包袱上。

“哦，你正忙哩！”黄主任笑着说。她的酒窝忽然陷得很深，绯红的腮颊上显出了两个大痕迹。